

和贾平凹先生算是多年的故交了,他对于我既是同乡,又亦师亦友。我和他交往近二十年来,从他的身上,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可谓受益匪浅。多年来,我参加过他的两次生日宴会,其中一次我还是组织者之一。我参加过他女儿的婚礼,他老母亲病逝,我和朋友还去了他的家乡丹凤进行吊唁。我的婚礼,他也在百忙中赶来参加了,给了我这个晚辈小文友和老乡的面子,作家王海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其中就提到了贾先生参加我们婚礼的事。此外,还有不少已经发表的文章记叙了我们的友谊,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和贾先生交往多年,或在会议上见面,或在他家里相聚,或者在一起吃饭喝茶,点点滴滴,每次回忆起来,心中都充满了甜蜜和温暖。和贾先生比起来,他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我们只是大树下面的一棵小草,甚或就是一棵小草,但他没有嫌弃我们,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提携,使我的生命因此增添了很多光彩。

去年夏初的一个夜晚,我和贾先生相约去他家里,为北京的几位标准的“贾迷”朋友寄来的几十本贾先生的著作签名,因为书太多,总共34本,包括《浮躁》《废都》《白夜》《秦腔》等等,而且太重,一个人拿不了,我便和妻子一起,每人拿了一大包裹去登门拜访。到贾先生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但见和我们相约

一起去拜访的老家洛南的书法家吕九鹏、何君文等五人早到了那里。见我夫妻来了,因彼此都熟悉,贾先生就起身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互相寒暄了几句,我就拿出朋友文斌君出版的委托我转交的一本诗词集交给了贾先生,书中有十年前贾先生在我为他组织的生日宴会上为东道主文斌君题写的书法作品“飞龙在天”以及我们的合影,贾先生翻了一会书,小心地收藏起来,就边聊天边为我们带去的书籍签名,总共花了二

人,我说黑龙口,他又问在黑龙口哪里,我说韩峪川(多年前撤乡并镇合并到黑龙口镇),他说他也知道,他认识一个女作家马彩琴的老家就是那里的,碰巧这位女作家我也认识,我们的老家就隔着一面小山岭。我们越说越近,兴致很高,还谈到了我的岳父岳母年轻时候的趣事和经历。谈话中,我告诉他,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贾平凹的名字,我在读初中,当时一位同姓姓贾的校长传达上级精神,在全校师生大会

大家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在场的人纷纷和贾先生合影留念。尽管我们很多人已经很多次和贾先生合过影,但还总是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机会,照相机咔嚓响个不停,贾先生任由我们这群朋友和老手摆布着,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也掏出手机顺便拍了几张照片。照完相,贾先生对我说,黑龙口的豆腐和豆腐干好,我说是啊,很有名的,可惜我多年没有回去过了,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啊。贾先生说,和你们邻近的洛南

作,和贾先生还是亲戚,我们就客套了一会,他和贾先生开始商量事情。因为妻子是第一次来贾先生家,多年来对我的文学创作也很支持,我就带妻子参观了贾先生的书房,欣赏了他家里的各种版本的书,以及他收藏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式文物古董,这些摆设,材质各异,形象万千,以观音菩萨和各种佛像居多,还有南方珍贵木料做成的巨型蟾蜍,我忍不住在那蟾蜍背上摸了很多下,希望也能在贾先生的创作室里沾沾灵气,有朝一日也能妙笔生花。

门铃又响了,我再去开门,来人是商洛青年作家、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王立志,我们也是熟人,彼此问候一番,看看已经晚上11点了,不能再占用贾先生的宝贵时间,我和妻子起身告辞。贾平凹把我们送上电梯,频频地挥着手说着再见。

走在回家的路上,妻子说:“以后我们再不能因为小事打扰贾老师了,他那么忙还热情地接待我们,真不容易。就从贾老师送咱们豆腐这件事情和很多小事上,可见贾老师为人多么质朴和热忱,你要好好努力,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才能不辜负他的期望。”想着妻子的善解人意,想着亦师亦友的贾平凹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扶持和帮助,想着他曾经为我题写的两幅书法作品“学无止境”“远瞻”,那是多么殷切的鼓励和祝福啊,我的心中就有一股暖流缓缓涌过。

贾平凹的豆腐

文/田冲

三十分钟才签完。妻子笑着说,这些签名的书里面有一本书是1981年贾老师出版的,那时贾老师才29岁,就出版了这么厚的一本书,真不简单,田冲四十岁了,现在才准备出版第一本书,真是不能比啊。贾先生呵呵笑着,说田冲这些年混得也不错,在西安房子也有了,还当上了报社领导,应该知足了。吕九鹏等人趁机拿出他们的书法作品向贾先生求教,贾先生连声说好,直夸洛南出人才,书法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之后贾先生详细询问我是商州哪里

上点人批评了他,当时认为他在《商州三录》里写黑龙口的那一篇侮辱糟蹋了我们黑龙口人,贾平凹被作为一个反面形象第一次被我们牢牢记住了。我说完,大家都在笑,贾先生就回忆了他的那篇文章中的一些细节,说并无恶意。在场的朋友说要我为贾先生平反,我说那是当然,不过多少年前我已经平反过了。之后我提到了我的一位亲戚周述武,他老家也是黑龙口的,他曾经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的父母官,后来当过商洛地区地委书记,曾经也给过贾平凹不少帮助。

县的豆腐也很好,我这里有,拿一些你们两口子回去尝尝。我和妻子都不好意思了,我每次去贾先生那里,总是两手空空,怎么不好意思拿他的东西呢,连说不行不行,贾先生说有什么不行呢,说着就把我们领进了厨房,打开一个大盒子,找来一把刀,切下了一块豆腐,装进一个袋子,塞到了妻子的手里。那一瞬间,我和妻子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温暖。

接着,贾先生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原来是他老家同村的刘占良带着两个年轻人来拜访。刘和我过去也认识,他在报社工

冬天的树

诗/王苏平

当我们加衣 虚胖起来
树把自己晒得精光
一身暴露无遗的骨骼
让我们想到 那些支撑
年轮滚动的辐条

不动 或晃动的裸枝
蓄满了鞭笞的力量
再凶猛的风 扑上去
也会疼痛得呜咽

而我 一直偏爱那些
知道春萌又懂得秋落的树
就像爱着有哭有笑
有热闹也有寂寞的生活
就像爱着有得有失
有星闪又有灯灭的人生

北风

诗/杨伟

北风吹来的时候叫做冬天
北风使冬天变得漫长
贫穷一样漫长的冬天
猫着腰,裹紧一件黑棉袄

北风从北面吹来
吹在山墙上
吹干了玉米,吹红了辣椒
吹出了墙缝里的口哨

一家人
在北风里抱成一团
一口锅,一张炕
一地鸡零狗碎的家常

所有能运送的寒冷、饥饿
北风,都带来了
北风运不走的
是刻骨铭心的温暖

美丽的乡愁

文/董昱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读着席慕容的《乡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我的体内发作,如五脏俱焚,神魂颠倒,分不清朗朗乾坤,欲罢不能。这种思念,这种离愁在夜阑人静、孤独寂寞的时候尤为清晰和真切。

异地他乡工作多年,时常有一种淡淡的乡愁印在我的脑海,千回百转,牵梦绕魂。乡愁涌起的时候,我常常向着北方眺望,在渭北旱腰带上有我的家,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朋友。亲人和朋友那殷切的目光就是那牵引着风筝的线,我感到我就是线头那飘忽的风筝,永远都离不开那根线的牵引。故乡就成了我魂牵梦萦的眷恋。

真想回老家看看啊!一睹老家是否风采依旧?猜想老家的绿水是否荡漾碧波千里?猜想老家的青山是否还是当初的绿意盎然,依然是人们心中的天然氧吧?儿时亲密玩伴多年后相逢是否见面曾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万千?初离家亲自栽下的垂柳是否高大、强劲,依然如风姿绰约,姿态端方?

我是如此地强烈地怀念着家乡的一切啊!感触老家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的珍爱……

那一年四季唱着欢快的小溪流飞快地流淌向远方;那错落有致、长满青草下起伏的田埂;当初在家牵的老牛,慢悠悠地随我去老地方吃着可口的草,我则懒散地在太阳的余晖中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晚霞满天,任思绪飞扬在无垠的云雾中。惬意的感觉,妙不可言,至今回味无穷!

离开家乡后,也曾回乡探亲几次,每次回乡都有不同的感觉。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回到家乡,人们已经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家乡的父老已专心抓生产,受尽贫穷的乡亲们终于填饱了肚子,脸上露出了笑容,再也不用为吃饱饭而发愁。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回到家乡,乡亲们再也不为吃穿发愁,通过种植苹果、搞多种经营,口袋里也有些钱,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家乡新起了许多新楼,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盖起了一排排崭新楼房,用了高压电,自来水,铺设了水泥路,建成了优质富硒苹果园,新鲜果品源源不断运往各大中城市。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推广,家乡人民更是喜笑颜开。种地不用纳税反而有了补贴,60岁以上的老人和城里人一样领上了“工资”,住院还能报销,难怪种了一辈子地的三大爷说:“我活了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政府。”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素养迅速提升,眼界越来越开阔,雄心越来越大,创业的思路、方式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城市学习、上班,在城市成家立业。年轻人到影楼婚纱摄影,旅行结婚,着装五颜六色,发型异彩纷呈。看着家乡的变化,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家乡,我想立即回到你的怀抱,回到你柔情似水的怀抱。静静感受你的纯净,你的清澈,你的温暖,你的变化。乡愁,我美丽的乡愁,浓浓的乡愁。

精致女人

文/宋尚明

收到一个手机信息,大意是把女人分为几类,其中之一是“精致”。精致女人,在国外如英国、韩国,比喻秀外慧中的优秀女人,现在中国也引入这样的说法。用来形容漂亮,外表整洁,穿着有品味,有礼貌,有修养,对家人,朋友都很好,而且懂得生活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大概只行走在江南小巷,居家过日子不容易看到。我所理解的精致女人,都与家庭生活有关,能把日子打理得有条不紊。我们楼下就有一个女人,看去普普通通,给我的印象是永远那么淡然平静。她从不大呼小叫地与人讲话;从不“咚咚”跑着下楼;从不大把大把地买菜。这一点,她说老公经常不在家,和儿子两人吃得少,买多了留着不新鲜,还不如不买。

有一天她上楼来,送给我一小坛腌制的青椒,告诉我这些都是她自己腌制的,从来不去商场买,因怕制作过程不卫生。接过青椒尝了一尝,味道确实比商场里的好。我赞叹她把日子过得精致,她说,过日子就像这腌菜,要想味道好,什么花椒、蒜瓣、香料,一样也不能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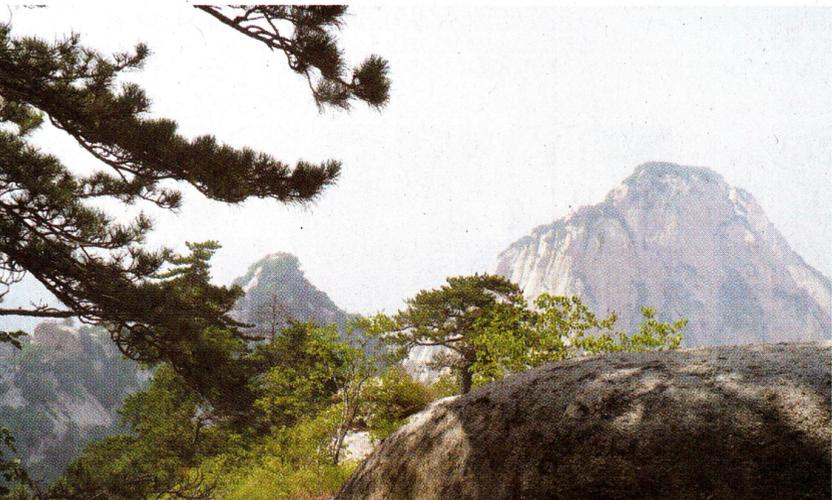
一次去她家串门,看见她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正在地

上顽皮的儿子,捧着一个储蓄罐,抬头看见我,说:“我妈妈说了,把我的零用钱攒起来,我上大学时就不用爸爸交学费。”她听了若无其事,笑笑,给儿子投过去鼓励的目光。

睿智的女子,学会从容面对生活,积极面对生活。日前看一本画报,名人轶事载:梅兰芳发妻王明华,后为香火,兼挑两房再娶福芝芳。后来梅孟之恋,差点娶回梅家。一次梅兰芳要出远门,临走给福、孟各一部分生活费用,不等他行程结束,孟已去催催钱,而福芝芳与两个儿子及家人一起生活,尚有一些节余。

一点小事,却促使梅兰芳情丝斩断。从中看出,人到最终,拨动男人心弦的不是纤纤玉指,亦不是千娇百媚,而是生活中保持的那份精心、精致。精致女人,有喝下午茶、阅读书本、听音乐的习惯,看精致淡雅的妆容。懂得出现在什么场合着什么样的衣服。记住你喜欢的生日,包括你的家人,当然,还有自己。

这样的女人虽然貌不最美,但必勤劳冷静,善良明理。她不光懂得抹净桌上的水,摆好瓶里的花,还懂得怎样保持与异性的距离,无论人走得有多远,都不会走得忘记挂她的心。



松与峰

柳影 摄

那场雪,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

下午的第一节课是体育,学校组织所有上体育课的班级到南湖公园跑步。大家排好队,喇喇喇地向南湖公园跑去。公园就在学校后门的对面,过了马路,穿过一个小巷,里面是茂密、茂盛,到处长满松树和白桦树的森林公园。

已经入冬一个多月了,天很冷。我们里面穿着校服,外面套了暖大衣,跑在公园的小路上,依旧感觉冷。天明沉沉的,东北的同学很有见识地说,可能要下雪。我低头跑着,全然不理睬。我的心里全是悲伤,想家,想他,觉得生活过的没意义。

从大一到大四,好多班级,体育老师分段领跑,我们跟在后面,整个公园,就听见老师的哨声、喊队声,交织在一起,像是鸟儿飞过天空。男生们在大声说笑,讲着他们寝室昨晚熄灯后的“会议”内容。女生静静听着,低声笑着,笑他们的傻,笑他们的年少轻狂。不知不觉,竟然就开始下雪,

鹅毛大雪,一片片飘飘摇摇落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身上,落在小路上,落在松树枝上,落在白桦树上。不过是眨眼的功夫,抬头望去,竟然是白茫茫一片。

我们离学校越来越远,老师怕出事,带领我们往回跑。雪在漫天飞舞,我们跑在雪中,一时间好像被穿越,不知身在何方,不知自己要去哪里去。跑了很久,大家都气

雪落心湖

文/朱敏

喘吁吁的,呼吸吸气时,一片从唇边飘落的雪花,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嘴里,冰凉凉的,融化在嘴唇上。

从身后看去,每个人仿佛成为一个雪人,头发上蒙上一层洁白的雪花,甚至耳朵上、鼻子上、眼睫毛上、都有雪花。大家边跑,边拍打着,吹着,让雪花从身体上滑落。我戴上了衣服上

劳作的辛苦,人们在挥汗如雨的雨时,依然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插秧打阵不时相闻,更有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吼起高亢豪迈的秦腔来。

河滩的水浇地除了种粮食之外,还辟出一块的耕地种菜。每到春季,菜园就忙活起来了。先是小青菜、菠菜之类的蔬菜下种,接着便开始辣椒、西红柿、茄子等蔬菜育苗。不等这些蔬菜长成苗,黄瓜、西葫芦等蔓生蔬菜已经爬满架。等葱苗抽成一排一行时,多年生的韭菜就可以上市了。接着,青笋、莲花白、热萝卜也纷纷成熟。那时候种菜并不是为了调剂社员的生活,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收入。种菜人每天把菜担挑到镇上的蔬菜门市部,记下分量

和单价,会计每月去门市部结账,便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这收入便是生产队唯一的经济来源。当然,社员也可以去菜园买菜,但那只是在过节或招待客人的时候,

平时则很少有人想到吃菜的奢侈,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门口采挖些野菜凑合。到菜园买菜,那些黄瓜、西红柿之类可以尽享晚餐。刚刚采摘的黄瓜、西红柿的鲜嫩清香、甜润可口令人齿齿不忘。生产队也不是从来不为社员着想,为了一个冬天的用菜,菜园会种下数量不菲的萝卜、白菜和胡萝卜,秋天将这些菜分给社员。分菜也和分粮一样红火热闹。社员把这些菜贮藏起来,就不愁一冬的用菜了。

漠西河小得上不了分省版图,真可谓微不足道。它没有大江大河的壮阔和气势,也没有名山秀水的美誉和魅力,但对故乡人来说却是功德无量,永不磨灭。它以涓涓清溪滋润着家乡的土地,默默地养育了家乡人,无私地惠泽了多少代,慷慨地主宰着上千人的命运,让家乡人享尽了大自然的恩惠,恨我智慧聪颖,不能尽述它的不朽功绩。但我时刻挂念着小小的漠西河,怀念着漠西河。我将按捺抽暇,去我心仪的河里濯足、净身、洗心、荡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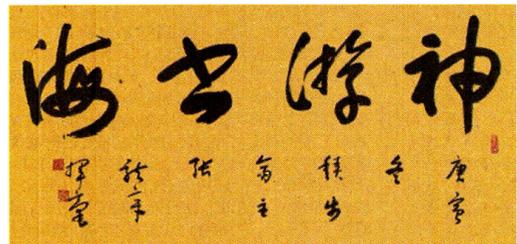
天再旱,河滩地照样年年丰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村上干人口没有得浮肿病的,没有外逃的,没有要饭的,每个人都能囤囤个温饱,很是让外人眼热向往。不说周围的大村,就连县城的许多姑娘都争相嫁到我们村。有人做过统计,县城三个大村那时嫁到我们村的姑娘就占了我村新媳妇的一半,许多多年的光棍汉那时都成了家。常听外村人说,朱介村有上百亩水浇地,人家才不害怕遭年馑呢。言外之意是我们村的人从来是不会饿肚子的。庄稼人只看重土地,有了水浇地也只说到了土地,而把“水”只是附带地提一下。岂不知真正能够保证我们村人入都能温饱的是那令人魂牵梦绕、源源不绝的漠西河。

因为玉米稳产高产,河滩地年年固定不变地种玉米。每年到秋天,所有劳力下沟收获,老迈妇孺全体出动,河两岸、沟坡上,人流如潮,摩肩接踵,欢声笑语响彻沟沟。此情此景,真正应了那句“收获是农民的盛大节日”那句话,那种气氛比过年都热闹。人多力量大,不大会功夫,河岸便堆满了小山一样黄灿灿的玉米棒。三根粗壮的木棍支架下吊起一杆大秤,一箩筐一箩筐地将玉米棒分

情系漠西河

文/朱耀儒

成一个个小堆,并用纸条标上户名。各户在玉米堆上找见自己的名字后,便可以搬走了。那时候,下沟的路只有一条由许多“之”字组成的小路,根本不能行车,搬运玉米棒完全靠肩挑人扛,老人妇孺则背的背,抱的抱,蚂蚁搬泰山般地挑着玉米棒运回家。尽管每个负重的人都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但收获的喜悦完全掩盖了



书法

张龙章

漠西河是家乡西边的漠西河的一条小河,家乡人不叫漠西河,而叫西河,也不知道村西的河叫漠西河,而叫西河。漠西河这个名字是我上中学时在县民政局办公室的县地图上发现的。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说,漠西河发源于县北50里外的五龙架,沿路各地泉水汇集而成河。

大概是因为河太小吧,省级地图上难觅漠西河的踪影。但当它一路穿穿砾砾跑到我们那里时,已经俨然是一条河了。河有七八尺宽,最深一米左右,流量大约两个立方。但整个漠西河因这条河而生机勃勃,意趣盎然。河两岸杨柳参天,花草葳蕤,蜂飞蝶舞,鸟翔虫鸣,一派原始生态的自然风光,其情其趣,令人惬意陶醉,让人流连忘返。

漠西河宽阔平坦,河两岸属于我们村的可耕地有一百多亩。河水滋润了两岸的土地,让我们这个处于渭北旱原的小村得天独厚地分享了水浇地的优越性。全村上百亩河滩地都能浇水,无论